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六

書

上韓太尉書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
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
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為西漢之衰其大臣守
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竒節而不循
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
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
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

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許以為直而
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弥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
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一作勞而安於豢畜之
樂終以不悟使其有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
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
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間
故群起於草野相與力為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
俊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
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噤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
於實効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為

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
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
尊太公曰後世必有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
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
邪古之君子剛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
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
於王事而不敢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
由興也曾子曰一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
有不為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為凋儻矯異求如東
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

太尉皆號為寬厚子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以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為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

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為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

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
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
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
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
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
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
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
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
近山川之峻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
君子與夫姦偽嶮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

茫昧懜恍怳怳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
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
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
為天下之賢人而貴為天子之宰輔無貪於得而無
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
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
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
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
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
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自作

日以為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湊於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為我而已矣又何求

焉昔者夫子蘊潔而不為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聞魯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為介直而天下不以為訐剛健而不為強敦厚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

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
矯飾力行為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
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
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
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
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為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
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
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
不咸在雖其狂狷無行之徒亦自効於下風而范公
亦躬為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

自為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
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
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
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
為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
置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
矣世之竒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為異衆之行而其出
也莫不為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

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為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為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詞誇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為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

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誇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呶呶焉自以為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為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攫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

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
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
可抑貴為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
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誇詞而急
扣者也軾不佞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
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
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
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
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
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
甚

應制舉上兩制書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
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
為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為差昔者子思
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

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
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為異
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
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為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
君子不以為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
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
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
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
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
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

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
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
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
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
其踈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
為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
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
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蹢躅然而來仰不知明公
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
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為貴賤之際非所以施

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為邪王公大人實為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為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

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為虛器法勝人則人為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為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

吾豈得自由哉。法之既大行，故人為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為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然，此亦知其君臣之權不久，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也。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

為能也。崔祐甫為相，不至期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為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為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為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廷夔，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輔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

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耻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

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功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愍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

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上劉侍讀書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為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

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群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

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為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群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况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曰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為之表猶以為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表不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陪平曠灑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一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殪身殲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巨臂而取

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為速非有汗馬之勞米菹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為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為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問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軾再拜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官於西嘗以為

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歌而柱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逼強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吳賊之遺種其將永世一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

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無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此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此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餽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為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

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古然至於不足則迹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千者也夫為王民自甕盎釜甌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職歲以二千四百分為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補獲強惡者願入焉擿發贓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

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為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一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為全失也就使為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符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敷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為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况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

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為不便者十人而元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暮歲夫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為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為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

測而大服也今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 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軾於門下蹤跡絕踈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

而又默默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為迹踈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踈密之分者竊以為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為嫌恨鞭笞鎖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寔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估剝以為虧官或糟滓潰爛紐計以為實欠或未輸之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

憲勢不得釋而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為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一作千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

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為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為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孑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為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問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糗養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為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為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為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為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

之狀以為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為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矣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為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工冒左右無任戰越

上梅直講書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荅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

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寔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

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六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七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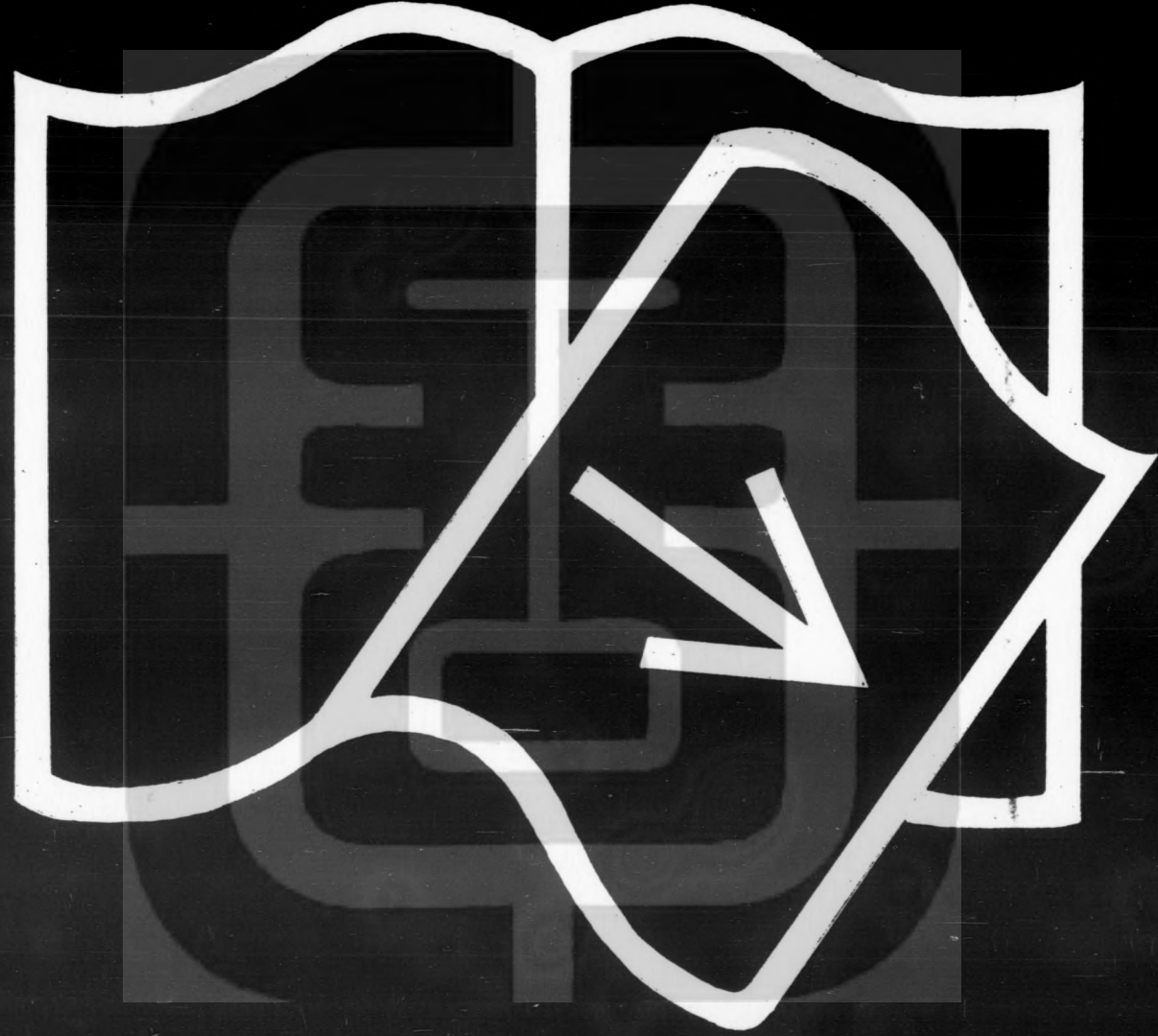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推魯過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為災甚者或言為民除草使蝗果為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

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為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踈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複檢按則飢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暮月之間奪甲與乙共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許耳昔之為天下者惡

告許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盜及強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許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許之人未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為此者欲以均出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軾所不敢言也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為害不深者軾以為定簿便當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為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



原件短缺

3-4

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為錢民知當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略得其實軾以為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為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也此五等舊役至輕須令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當出分文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已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

道哉夫災傷之歲尤宜急於盜賊今歲之民上戶皆闕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憂若又縱盜而不捕則郡縣之憂非不肖所能任也欲具以聞上而人微言輕恐不見省向見報明公所言無不立從東武之民雖非所部明公以天下為度必不間也故敢以告比來士大夫好輕議舊法皆未習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嘗竊怪司農寺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多出於本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勅並行近者令諸郡守根究衙前重難應緣此毀棄官文書者皆科違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後初不被旨謹按律文

毀棄官文書重害者徒一年今科違制即是增損舊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衝改新制書也豈有增損舊律令衝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專之者今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軾之所深不識也昔袁紹不肯迎天子以謂若迎天子以自近則每事表聞從之則權輕不從則拒命非計之善也夫不請而行袁紹之所難也而况守職奉上者乎今聖人在上朝廷清明雖萬無此虞司農所行意其出於偶然或已嘗被旨而失於開坐皆不可知但不請而行其漸不可開耳軾愚憊無狀孤危之跡日以岌岌夙蒙明公獎與過分竊懷憂國之心聊復一發於左右猶幸明公密之無重其罪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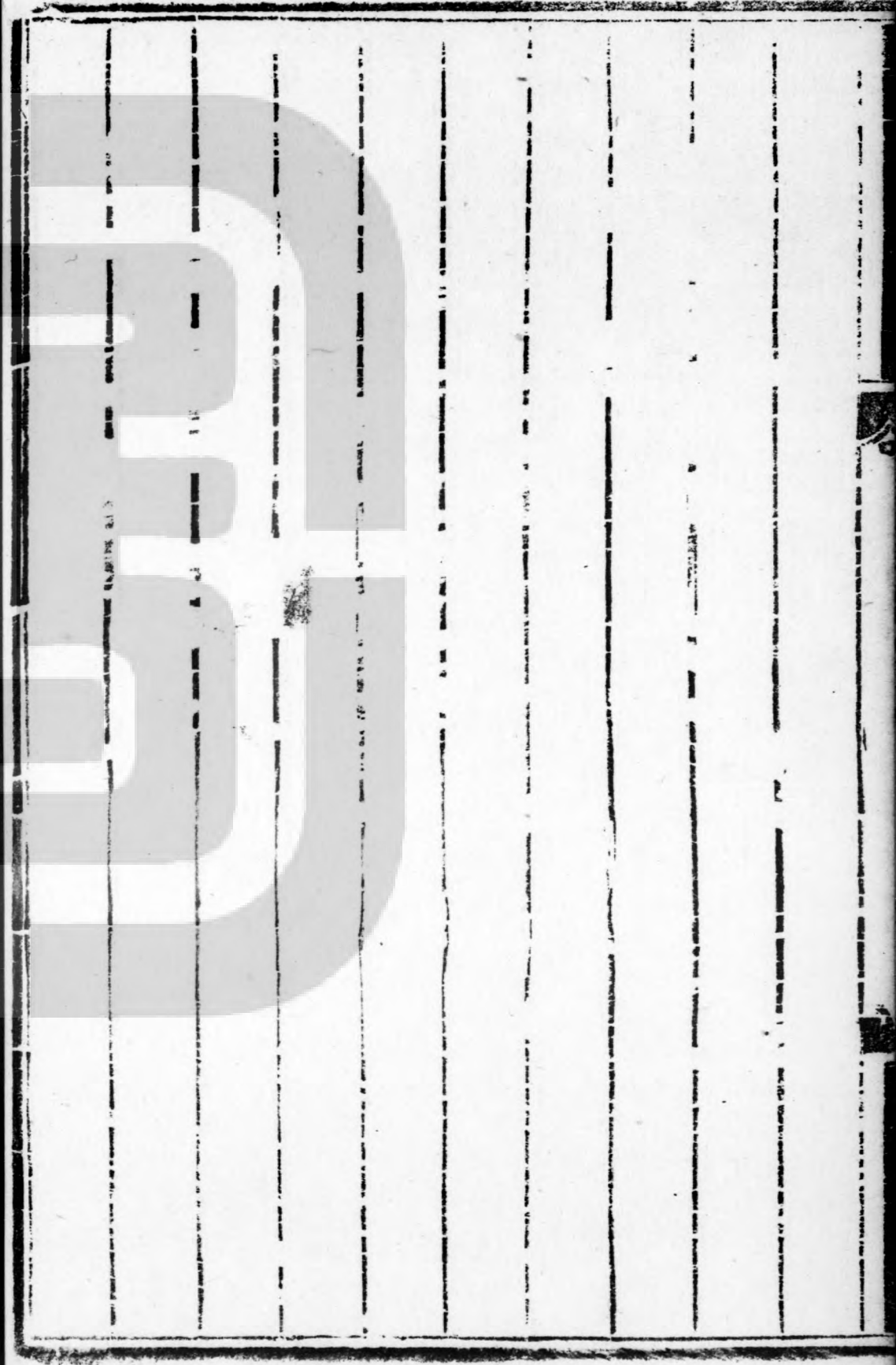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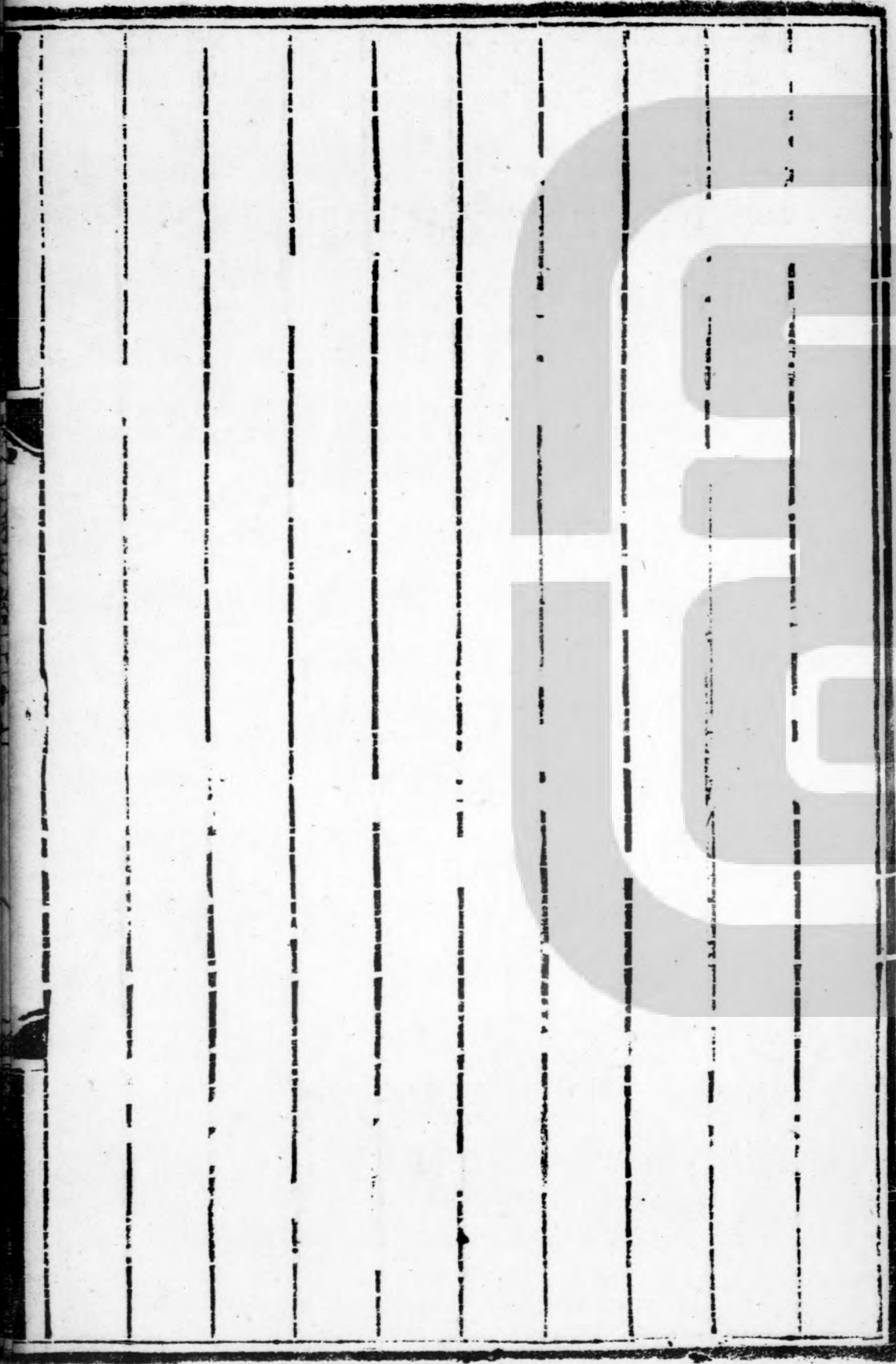
上文侍中論權益書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為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况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權河北京東益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

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為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指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輩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推剽之姦嘗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

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益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

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苦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暮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飢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况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摧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踈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



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賞修築教庠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况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持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摧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蚕衣被天下

蚤不可無益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
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
之必不從竊以為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
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
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
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
萬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
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
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
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
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
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不宣軾再拜

黃州上文潞公書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
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用首冠三公雖魯孫之遇
絕口不言而金滕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
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
爛然使破甑弊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
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
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絕於

聖賢不得復為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下於左右邊辱還荅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

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閑暇一為讀之就使無取亦是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為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

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止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
家所書既多亡輒而此書本以為故紙糊籠獨得
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恍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
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
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
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
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
紙於邑惟冀以特為國自重不宣軾再拜

謝張太

保撰先人墓碣書

軾頓首再拜伏

冢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

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
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
况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
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
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嗜其甚矣之諫不
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
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
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
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
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

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為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聊發一二不宣軾再拜

荅安師孟書

辱書為貺過厚吾子自以義才積學取榮名於當時所宜德者平生之師友朝夕相與講學者也如軾何與焉然吾子之於軾其得失休戚軾所宜知何者其勢足以相及也嚮也聞七子者之失恍然如軾之有失也既乃聞吾子之得則亦如軾之有得也今吾子書來以為自為喜者少而為軾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見愛也然彼七子者豈以一失為戚哉彼將退治其所有益廣而新之則吾猶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則軾之所得又將有大者也

與曾子固書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違事祖父祖父之沒軾年十二矣尚能記憶其為人又嘗見先君欲

求人為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
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
嗚呼軾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葬偶
與弟轍閱家中舊書見先君手自疏錄祖父事迹數
紙似欲為行狀未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於此也因
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謹即
其遺書粗加整齊為行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
告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幸諾之豈惟罪逆遺孤之
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與劉宜翁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
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愚聞剛褊仕
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
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
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剗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
而止則過矣其齟齬好道本不欲婚宦為父兄所強
一落世網不能自遁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
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一
事曾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
里人任德公親致此懇古之至人本不恪惜道術但

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其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段以俟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必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不能盡而况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口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握衣耳昔葛稚川

以丹砂之故求句嶼今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為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乃郭且京純為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惟祝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

不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
藝云卓絕而効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
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
蹄而密睫捷至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
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去而
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
眇之間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
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
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
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州之鄙人而荆之

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
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
易踈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
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致
教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脩
而得此繯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
進之門者亦徒以為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
一目之眇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
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
他日以不見執事為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軾再

拜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七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八

書

荅秦太虛書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荅因循至今適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

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
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
虛他日一為仕官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
耶當及今為之但擇早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為
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
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
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
亶亶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
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為君謀宜多著書
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當卓

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
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
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筆老未
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屢中哀詞軼本
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
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得衮衮多言矣
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
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
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
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

也度囊中尚不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
成不須預慮慮一作慮以此宵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
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
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
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釀
醞柑檉枳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
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麋鹿如土魚蟹
不論錢歧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
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
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
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
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
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蔡老乳
母令句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
端叔一書託為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
不宣軾再拜

荅李琮書

軾啓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
即欲作書奉慰既罕遇的便又以為書未必能開釋
左右往往更益悽悵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慙負不已

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及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軾凡百如昨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遷居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當須一赴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有

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偽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烏蠻而集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黨凶猾有謀畧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云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為仇向者熊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寶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唇齒之憂賴畏而心貳去年乞

弟領兵至羅介年屯殺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翱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屬戶老弱而厚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為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封空降書便與約誓即日班師與連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熟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

也今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精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糗餌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幽嶮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殺以藥箭射入血濡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為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米之用為錢若干

布筭已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
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
聚糧既斷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
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
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
日而成不愆于素費半他人而功必倍之今日之策
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瀘州知府許法
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
錢物茶絲於沿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
運之半使辯士招說十州五團晏州六縣水路十二

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
兵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
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為把截將自來雇一私兵入界
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
自以為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即與補
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與絹三十疋
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驚獸散
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奈何也今若召募
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更出迭入則蠻夷之所
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且使終年

釋來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則乞朝廷差三五百人將下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寨以十州五團等諸夷為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葺尔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僥倖淮南王安有言

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今乞弟僻猶蠻風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為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磨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和中交趾反議者欲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闔前中郎將尹就

討益州叛羗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以兵
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
無益州郡可任之明効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攻轉
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
賞因舉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由此嶺
外悉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但天常
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箭中者立死
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今
與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強弓勁弩
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格則其長

皆廢今乞弟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
能盡錄畧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可驅使耳
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密然大畧具是矣按圖以考
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却付去人見還也
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以見忠臣體國知無
不為之義也軼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雖然亦
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為詬病也知荆公見稱經藏
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圓覺經紙示及得
暇為寫下卷今公擇寫上卷秦太虛維揚滕士固知
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荆公一見之歟子駿初見報奪

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鬱鬱否有一書不知其今
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中不為患
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臯港既
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但不免
少有淤填議者謂歲發少壽夫淘之甚易承問輒及
之未緣展奉惟異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居熱甚幸
恕不謹不宣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八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九

書

上王刑部書

軾今日得於州吏伏在留執事移使湖北竊以江陵之
地實楚之故國巴蜀之甌越三吳之出入者皆取道於
是為一都會其山川之勝蓋歷代所嘗用武焉其間
吳蜀魏氏尤悉力爭之宋有天下王師平高繼冲至
于降孟昶下周保權之人皆出此其人才之秀風物之
美有屈宋伍禰之賦詠有焉建節旄而使專有是
士其見倚之重為吏之樂豈細也哉然執事處之則

未足賀誠以執事之材力地望宜進任於時不宜任此或者以謂蠻反南方用兵湖北鄰也宜擇人撫之故以屬執事使誠有是議當出於廟堂非愚所得知所不敢臆定所敢伏思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豈以位之彼此大小為擇哉於執事之心當亦若是肆吾力充吾職而已豈以位之彼此大小動吾意哉固執事之所務也不宣軾再拜

與佛印禪老書

軾啓歸宗化主來辱書方欲裁謝棲賢遷師處又得手教眷與益勤感怍無量數日大熱緬想山門方適

清和法體安穩雲居事迹已領冠世絕境大士所廬已難下筆而龍居筆勢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稍寬假使得款曲抒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為山靈勒回俗駕今僕蒙犯塵埃垂三十年困而後知返豈敢便點澆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識而迎許之何以得此豈非宿緣也哉向熱順時自愛不宣軾再拜收得美石數百枚戲作恠石供一篇以發一笑開却此例山中齋粥今後何憂相復大笑也更有野人於墓中得銅盆一枚買得以盛恠石并送上結緣

荅陳師仲書

軾頓首再拜錢塘主簿陳君足下曩在徐州得一再見及見顏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偉志節高亮固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此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為吏者所樂哉想彼此有以相照已而軾又負罪遠竄流離契闊益不復相聞今者蒙書教累幅相屬之厚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不數篇輒拊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力

一作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

齊而皆歸合於大道軾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論他人及見足下輩猶如此輒亦少自赦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能窮人為之益力其詩日已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為之何暇計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謬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戲之性命自子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

此戲足下想復千里為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
觀輒題數字繼諸公之末見為編述超然黃樓二集
為賜尤重從來不曾編次縱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
刪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恩
意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此帶四五夢至西湖
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
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垂象故詩中嘗有前
生已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八當復縱遊如軾
在彼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
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佳句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
是行記有便以一二見出可慰此惘惘其餘慎疾自
不宣軾頓首再拜

荅畢仲舉書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甚昏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
謂故人尚爾記錄遠枉于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
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
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
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
咎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

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于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
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
觸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觸者可謂巧於居
貧者也菜羹菽豢差飢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
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
物所示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為閑居之賜甚
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室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
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
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世玄悟者
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如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僕

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辟之飲食龍肉
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
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
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
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
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
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為獻來書云處世得安
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為至足三復斯言感歎
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
取非其有然後為冤業也無緣會論以當一笑而已

與朱鄂州書

軾啓近述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為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木盆中啜嚵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妻不可堪忍母子皆斃

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不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使

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入官賞錢以犯入及鄰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鄰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實固宜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其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家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為最重六畜猶尔而况於人俗謂小兒病為無辜此真可謂無辜矣悼耄殺人猶不死况無罪

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於雪活壯夫也昔王濬為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為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也石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昔有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一不罪此外惟為民自重不宣

荅李昭玘書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手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日夜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加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以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論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亦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盛年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為

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雖念處世空躬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以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廷百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知以欲相從遊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君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知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絕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偃偃焉未

有所得也徐守莘老亦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時相
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雖失解
乃得久處左右想遂麻石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有
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欲為作祠堂竟不暇此為遺
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可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莘
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田為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惘惘
惟順時自愛謹奉手啟為謝不宣軾謹啟

荅李廡書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適中得二書皆未果荅
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密田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

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其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
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
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錄
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
人至論褚遂良不諧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
之敗緣房瑄李光弼不當田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
無人君大畧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
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踐尾益復
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為之翰不朽之
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

况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為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已自孟軻以下者皆憮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為超然竒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為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為志文則未

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荅張文潛書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田也子由之文實勝

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
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
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
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
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
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
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
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
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弥望皆黃茅白蒿此
則王氏所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

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
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
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
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輔如毛氏鮮克
舉之我儀嗇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
醉來人求書不能復覩縷

荅毛滂書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
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悚息今時為文者至多可
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

也欽佩厚賜不敢獨享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後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並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為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况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辱既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見否

謝歐陽內翰書

右軾啓竊以天下之事

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

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能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綉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恠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

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使得措笏跪起謝恩干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

一二焉不宣軾謹啓

謝范舍人書

右軾啓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之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為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莪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嘆嗟

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軾也在十三人者之中謹因闈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上梅龍圖書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非誠哉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郵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

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為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卷舒煥書

軾頓首軾天資懶慢自少年筋力有餘時已不喜應接人事其於酬酢往反蓋嘗和矣而未嘗敢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謂和者又不能給雖知其勢必為人所恠怒但弛廢之心不能自克聞足下之累月久矣又知守官不甚相遠加之往來者具道足下雖未相

識而相與之意甚厚亦欲作一書相聞然操筆復止者數矣因與賈君飲出足下送行一絕句其語有見及者醉中率尔和答醒後不復記憶其中道何等語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語惘然如夢中事愧赧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僕荒唐無實橫得聲名者所能眩乎何其稱述之過也其詞則信美矣豈効鄙衍相如高談馳騫不顧其實苟欲託僕以發其宏麗新語邪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非獨不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

人或自以為似之或至以為過之非狂則愚而已何緣會面一笑為樂朱支使行忽遽裁謝草草

荅黃魯直書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為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為然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季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

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
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
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
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
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
入夏以來家人輩更卧病忽忽至今裁啓甚緩想未
甚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
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為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似
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不宣軾頓首

荅宋寺丞書

軾自假守彭城即欲為一書以問左右久苦多事竟
為足下所先慚悚不可言也來書稱道過當皆非無
狀所能髣髴自少小為學不過以記誦篆刻追世俗
之好真所謂寡見淺聞者也年大以來雖所謂寡淺
者亦復廢忘至於吏道法令民事簿書期會尤非所
長素又不喜從事於此以不喜之心強其所不長其
荒唐謬悠可知也而彭城自漢以來號為重地朝廷
過采其虛名不知其客一作實無有也而輕以界之自
到郡以來夏旱秋潦繼之以橫流之災札瘥之餘百
役毛起公私騷然未已也計其不治之聲聞於左右

者多矣仁人君子不指其過教其所不追而更譽之何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自今與足下往來相聞知不徒為好而已當有以告我者不勝大願適會夫役起無頃刻間暇書不能盡意惟深察之

與章子厚書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述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願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

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闞溫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薦於兄弟常欲為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回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劾以刷門戶垢苟有成績當為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以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此亦必有以自劾今已去柰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為奏乞如前約也

是歲七月二十七日蔡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蔡言不謀軾方欲具始末奏陳蔡所以盡力者為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蔡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鄭先生等皆已訊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因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蔡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為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子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

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為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鷲勇如蔡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為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蔡必在京師蔡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為一言放兄其弟岳或與一名曰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蔡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蔡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為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

愧於心不能自己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
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
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
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
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誣牘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
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一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
十人持却槍刃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
已此地蓋常為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棊
事輒復及之秋冷伏異為國自重

荅李端州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
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
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畧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
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荅
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迹中再辱手
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
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
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羊棗
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
之衆口又大不可也其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

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
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
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
之故譏諛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
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其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
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辟之候蟲時鳥
自鳴自己何足為損益其每恠待人待其過重而足
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
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
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

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其甚
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
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
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言不
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乎此
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非
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三歲
行盡矣一作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某頓首再

